

读史札记

善败者不败

□ 滴水水

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襄樊之战,关羽水淹七军,擒获于禁,于禁降蜀。不日,吕蒙率军白衣渡江,斩杀关羽,于禁降吴。黄初二年(公元221年),孙权将于禁送回曹魏,“帝引见禁,须发皓白,形容憔悴,泣涕顿首。帝慰喻以荀林父、孟明视故事,拜为安远将军。欲遣使吴,先令北诣鄆谒高陵。帝使於陵屋闾关羽战克、庞德愤怒、禁降服之状。禁见,惭恚发病死。”(《三国志·魏书·于禁传》)王猷、司马光等评论此事,说魏文帝此举“非帝王之行,亦非君子之行”,认为曹丕不该如此羞辱于禁。作为帝王,曹丕此举确实有失君主风范,不过我不解,于禁见这一幅画,就至于“惭恚发病死”吗?综合研究各种史料,我认为根源是于禁不善败。

于禁是曹魏“五子良将之一”,曹操曾说他“胜过古代名将”,一生驰骋沙场,久经善战。“樊城之败,水灾暴至,非战之咎。”王沈在《魏书》中如此认为。司马懿也认为:“禁等为水所没,非战守之失。”然而,仅此一役,于禁人生彻底反转。

胜败乃兵家常事,更别说小战天天有大战三六九的三国时期了。魏、蜀、吴的帝王将相,有几个没有打过败仗呢。吃了败仗,三国名将降于敌的不胜枚举。张辽、张郃、徐晃、关羽、马超、姜维、潘潜、甘宁、孟达、黄权……都曾战败而降。古代战场,兵血锋刃,弹尽粮绝,援兵不继,降不可耻。司马懿对敌战有另一番见解。当年,他与诸葛亮对峙时,曾经兵败,被蜀军抢了陇上小麦,数倍于敌的魏军将士十分不满,司马懿的两个儿子急急跑到司马懿大帐,发泄愠屈之言。可此时司马懿正在淡定地打着五禽戏,他打罢用白巾擦了擦手,对两个儿子说:“打仗,先要学的就是善败,败而不耻,败而不伤,才能笑到最后。”初听此语,感觉有点荒谬,细细悟悟,可谓精辟之极。

于禁就是没有“败而不耻,败而不伤。”他见到那幅画,心中有些不好受很正常,但大可不必惭恚而亡,因为他数十年戎马生涯,跟随曹操讨董卓、剿吕布、平黄巾、破袁绍、平张鲁,为曹魏立下无数次战功,夺得无数城池,斩杀无数敌将,在军中享有盛名,被曹操拜为武威将军。襄樊之败,咎不在禁。于禁降后,没有和关羽、孙权合作,没有做任何损害曹魏的事情。曹丕命人作画的真实意图,只有他自己清楚。羞辱于禁是一种理解,也可以理解为曹丕看到于禁“形容憔悴,泣涕顿首”后,想要激其耻而发奋,虎威重现,再立新功。因为曹丕用曹魏之战争中的晋国中军将领荀林父和秦晋之战中的孟明视来劝慰于禁,这两名将都曾大败于敌,但都败后发奋,为国立功,最终功成名就。不管曹丕是什么动机,屈辱是事实,于禁完全可以向曹魏君臣拍胸明志,再展雄风,根本不需要惭恚而亡,足见于禁深知此败的耻辱之心,心中一直纠结的是败降的名和利,而非败中的教训。心中一直有疤痕,让人一揭,恨不得挖个洞钻到地下,这绝对是败而耻败而伤的状态。

于禁从降蜀到降吴再到回魏,总共只有两年左右的时间,可回到曹魏时,这位武威将军“须发皓白”,虽然只有四个字,可足以说明他降后身心俱伤。孙权为了向曹魏示好,缓解斩杀关羽后来自蜀汉的压力,没有为难于禁,可孙权的部下对于禁十分鄙视。一次,孙权和于禁骑马同行,孙权的参谋虞翻看到后,扬鞭准备抽打,愤怒地说:“你一个投降的人,有什么资格同我家主公同行?”另一次,孙权宴请群臣,于禁看到东吴众臣鄙视的眼光,忍不住失声痛哭,虞翻当众骂道:“你是在装可怜,想博得大家的同情和宽恕吗?”于禁泣泣哀求,事后还称赞虞翻的品格,认为他忠于主公。可见于禁因败而伤到了何种程度。这倒使我想起关羽当年被曹操擒获的情景:下邳被曹操攻破,关羽战败而降,曹操重赏其房宅、美女、金帛,多次宴请,还荐其为汉寿亭侯。可关羽心地坦荡,败而不耻,败而不伤,降而不移其志,该吃吃,该喝喝,该睡睡。降将被他人鄙视、受人戏谑,是不可避免的。史书中尽管没有相关记载,但可以肯定,于禁在东吴的待遇,关羽在曹魏是一定会有的。只不过,关羽任何场合都不失英雄将之风,有仇报仇,有恩报恩,绝不会有哭哭啼啼的软弱样,更不会有止泣而笑、违心恭维的娘们腔。心中有着定心盘,败而降在关羽心中,只不过是战场中的暂停歇息,养精蓄锐,反败为胜,以利再战。因此,他对前来试探的张辽明确说,自己与刘备,誓同生死,决不会留在曹营。不过,要等立下战功,报答曹操恩情后才离开。关羽败得坦然,果不食言,在斩颜良解白马之围后,千里走单骑,直奔刘备而去。

将不善败,绝不仅仅是兵家之事,它关系到人的性命。于禁被关羽水淹七军时,只有46岁,正是人生中最早富力强盛的时候,如果他像司马懿说的那样:“败而不耻,败而不伤”,从从容容,堂堂正正,不为名利所累,真正从败中反思,回到曹营重振雄风,用自己的实绩,回击各种鄙视他的言行,他的一生一定是不败之将!

苏氏宗族的镇江情缘

□ 徐苏



苏彦像

唐宋时,历史上有名的苏氏宗族分成闽派、蜀派(铜山派、新安江派)和眉山派三大派系,他们共同创造了苏氏家族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从其三大派的迁徙过程中,发现这三大派的不少名人都和镇江有着深厚的情结,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们或迁居于此,或多次往返。

闽派

唐光州刺史苏奕之子孙苏义等从河南固始县,经湖北、江西迁入福建,俗称闽派。他们一般居住在同安、南安、晋江、永春、福安、德化、漳州、永定等地。侍读学士、集贤殿修撰、知河阳苏绅、右仆射兼中书门下侍郎(宰相)苏頌是这支闽派的后裔。

苏绅(999-1046年),字仪父,原名庆民,泉州府同安县人。北宋有名的文学家。宋天禧三年(1019年)进士,历任宜、安、复三州推官、大理寺丞、太常博士、祠部员外郎、开封府推官、三司盐铁判官、史馆修撰、翰林学士、尚书礼部郎中、知扬州、集贤修撰,知河阳,徙河中,未上任去世,葬在镇江。苏绅博学多智,喜言事,锐于进取。著有《文集》。

苏绅是北宋著名科学家苏颂的父亲。苏颂去世后,苏頌在泉州的同安县迁至镇江安家落户。苏頌(1020-1101年),字子容,庆历二年(1042年)中进士。先在地方上为官,后到京城任馆阁校勘、集贤校理等职。宋哲宗登位后,出任刑部尚书,又任吏部尚书,晚年入阁拜相。虽然官居极品,苏頌仍保持读书人的风范,好学不止,于经史九流、百家之说,以及图纬、天文、数学、医药等方面无所不通,成为中国科技史上的名人。元祐三年(1088年),在苏頌的倡议和领导下,在京城开封创造了一座水运仪象台,这是十一世纪中国杰出的天文计时仪器,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钟,在当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在创造水运仪象台的同时,苏頌又在总结中国汉唐以来天文学发展经验的基础上,经过不断地推敲,编撰成《新仪象法要》。《新仪象法要》是我国现存最详尽的天文仪象专著,也是一部代表十一世纪我国天文学和机械制作水平的重要文献。因其对科学技术,特别是医学和天文学方面的突出贡献,故而被称作“中国古代和中世纪最伟大的博物学家和科学家之一”。著有《苏魏公文集》72卷。



五州山下的苏頌祠

苏頌的族人在镇江也多名人。如《苏轼诗集》卷三二《次韵苏伯固主簿重九》诗题下施注:苏伯固,名坚,博学能诗。东坡自翰林守杭,道吴兴,伯固以临濮县主簿,监杭州在城商税,自杭来会,作《后六客词》,伯固与焉。方经理开西湖,伯固建议,谓当参酌古今用中策。



见证苏轼与金山情缘的东坡玉带

湖成,其力为多。后一岁,又相从于广陵,有《和苏伯固送李孝博》诗。坡归自海南,伯固在南华相待,有诗。黄鲁直谪死宜州,伯固在岭外,护其丧归葬双井。其风义如此。

苏坚的儿子苏舜在镇江也有文名。据《京口耆旧传》卷四“苏頌”条附录载:彦,字养直,丹阳人。其先泉人,丞相頌之族。彦父坚,字伯固,有诗名。文忠公苏轼过九江,坚时为县主簿,多所唱和。……晚为建昌军通判,致仕,卒。彦……尝作《清江曲》云:“属玉双飞水满塘,菡萏深处浴鸳鸯。白蘋满棹归来晚,秋著芦花一岸霜。扁舟系岸依林樾,萧萧两鬓吹华发。万事不理醉复醒,长占烟波弄明月。”苏轼见诗称奇,手书此诗云:“使载在太白集中,谁复疑其非是者?乃吾家养直所作。”自此苏彦写诗的名气就更大。

蜀派

唐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苏瑰一支迁到四川盐亭,俗称蜀派。苏振一支迁铜山县(今四川中江县),又称铜山派,宋初参加政事苏易简(宰相)是其后裔。与苏舜钦、苏舜元并称“铜山三苏”。

苏舜元(1006-1054年),北宋大臣,字才翁,汴京(今河南省开封市)人。参加政事苏易简孙。宋仁宗赐进士出身,知开封咸平县。历任殿中丞、太常博士、祠部员外郎、尚书度支员外郎、官终三司度支判官等职。《宋史》中说他:为人精悍任气节,为歌诗亦豪健,尤善草书,其弟苏舜钦不能及。还称赞他为官刚正,关心民生。早年在开封府扶沟县任主簿时有赈灾之举,遇饥荒“君即出粟以活饥者”。在福建路提刑任上,兢兢业业,除统辖一路司法、监察等事务外,还担负劝课农桑、兴修水利、赈灾救民、减免赋税、移风易俗等重大责任。在福州,他看到坊间百姓生活用水不便,为方便城内百姓就近取水,遂组织人力择地挖掘十二口水井,后人称之为“苏公井”。宋人蔡襄《苏才翁墓志铭》称:苏舜元以弟舜钦谪死湖州,求江吴一郡,得扬州,未至。改两浙”。又据李之亮《宋代路分长官通考》,苏舜元“改两浙”指其为提点两浙路刑狱公事,当时浙西路(杭、润等州)刑狱公事的治所在润州。苏舜元在润州任浙西路刑狱公事的时间是在皇祐元年(1049)至皇祐二年。欧阳修曾作《陶夫人墓铭》,说到苏舜元和陶夫人生前居住过润州,所以苏舜元死后被葬在润州。

欧阳修《湖州长史苏君墓志铭》记载:苏舜钦也和兄一样,葬于润州丹徒的檀山石里山村。苏舜钦(1008-1048年),字子美,北宋著名的文学家,北宋中期以欧阳修为首的诗文革新运动的重要作家,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与梅尧臣并称“苏梅”。景祐元年,他考中进士,历任蒙山县令、大理评事、集贤殿校理,监进奏院等职。以文章知名,不受浮艳文风的束缚,与穆修等致力于古文和诗歌创作,在诗文革新方面有突出贡献。后因支持范仲淹推行的庆历革新,遭到御史中丞王拱辰劾奏,被削职为民,闲居苏州。庆历八年(1048年),复出授湖州长史,未及赴任病逝。

苏舜钦来过润州,游览过金山、花山和南山等名胜,有《金山行》《题花山寺壁》《游招隐道中》三首诗,说明他在润州。其中《金山寺》

铺写了“气象特清壮,所览辄快适”的观感,叹息道:“予心本高洒,误为尘土隔。不知人间世,有此物外迹。落日将登舟,低回空自惜。”诗人在离开金山泛舟京江上的同时,叹息自己遭遇政治打击后的悲愤。他还为镇江焦山建宝墨亭做过贡献。宋庆历年间,润州知州钱彦远(字子高)建焦山宝墨亭,特地请苏舜钦写诗记其事。苏舜钦因而作《丹阳子高得逸少瘞鹤铭于焦山之下》,及梁、唐诸贤四石刻共作一亭,以“宝墨”名之,集贤伯镇为之作记,远来求诗,因作长句以寄,诗云“山阴不见换鹅经,京口今存《瘞鹤铭》。潇洒谪仙来作记,风流太守为开亭。两篇玉蕊尘初染,四体银钩藓尚青。我久临池无所得,愿观遗法快冥冥”。对后人探讨《瘞鹤铭》颇具价值。这首诗题目较长,如同内容提要,含蓄丰富。“丹阳子高得逸少瘞鹤铭于焦山之下”:丹阳,即丹阳县,北宋润州别称。子高,钱彦远,字子高,为五代吴越国嗣吴越王钱鏐之孙。庆历六年(1046年)八月任润州知州(太守)。逸少,为东晋书法家王羲之字号。《瘞鹤铭》,是镌于焦山崖壁的石刻,后断裂坠入江中,在钱彦远主持下将瘞鹤铭两块残石打捞出水。诗人苏舜钦认定《瘞鹤铭》为王羲之之书。及梁唐诸贤四石刻共作一亭,以宝墨名之,集贤伯镇为之作记,除两块瘞鹤铭残石外,还有南朝梁代及唐朝的四块石刻一起移建新亭内,故名“宝墨亭”。钱太守为庆祝开亭,邀请名流学士、各方长官来作客、贺文,共襄盛事。“远来求诗,因作长句以寄”:苏舜钦收到钱彦远来信求诗,因作长句寄赠。

眉山派

唐赵郡苏氏子孙有一支迁到四川眉山。俗称眉山派,苏洵、苏轼、苏辙是其后裔,合称三苏,并列唐宋八大家之中。苏轼、苏辙与镇江的关系密切,两人多次来过镇江。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省眉山市)人。北宋大臣、文学家、书法家。嘉祐二年(1057年)进士。嘉祐六年(1061年),授大理评事、检书凤翔府判官。宋神宗时在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职。元丰三年(1080年),因“乌台诗案”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宋哲宗即位后任翰林学士、侍读学士、礼部尚书等职,并出知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等地。晚年因新党执政被贬惠州、儋州。

苏轼是北宋中期文坛领袖,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很高成就。与黄庭坚并称“苏黄”,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研究学者喻世华考证,苏轼曾15次到过润州(镇江古称),描写润州的诗词有上百首,沿江的三山、津渡、城中的南山,都在苏轼的笔下生辉。他还有购屋隐居镇江云台山读书的想法,并传有在南山建过苏公竹院。

苏辙,字子由。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北宋时期官员、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嘉祐二年(1057年),登进士第,授秘书省校书郎、商州军事推官。宋神宗时,因反对王安石变法,出为河南留守推官。此后历职地方。宋哲宗即位后,入朝为右司谏、御史中丞、尚书右丞、门下侍郎等职,位列执政。哲宗亲政后,因上书谏事而被贬知汝州。宰相蔡京掌权时,再降朝请大夫,以太中大夫致仕。著有《栾城集》等。苏辙兄弟情感深厚,苏轼曾说“嗟予寡兄弟,四海一子由”,苏辙则说“手足之爱,平生一人”。两人曾携手镇江,以诗唱和,浏览名胜。苏辙写过《和子瞻金山》《和子瞻焦山》等多首与镇江山水有关的诗文。

以桥命名
纪念范仲淹

文/图 曹树高



在市区的正东路上,紧靠酒海街巷口,耸立着一块石碑:“范公桥遗址”。如今的正东路平坦,两边高楼林立,怎么会有河和桥呢?这就要追溯到北宋时期了。

在古代,镇江是座山林城市,市区内有三山五岭,除绕城的古运河外,还有许多河流在城区内流淌。东门附近有美丽的运河,河水清清,两岸绿树葱葱,非常漂亮,就是这条流入市区的运河,经梦溪巷绕过寿邱山,从梳儿巷向北流淌。也就是这条运河,让人们来往十分不便。广大的老百姓迫切希望能有座桥,改善两岸的交通,方便人们的日常生活。

到了宋代景祐四年(1037年)12月,范仲淹被贬从饶州迁往镇江(润州),任镇江知府。范仲淹在镇江,时间并不长,一年多时间。他到达镇江后,看到这座古老而又美丽的城市,就被深深地吸引了。这位曾以一则“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而流传千古的大文豪,脱手赋诗一首“突兀孤城,千中别有情。地深江底过,日大海心生。甘露楼台古,金山气象清。六朝人薄命,不思此升平。”诗人写出了甘露寺、金山寺的壮丽豪情,也说了诗人到达镇江后体味到的独特人文情怀,以及对镇江未来的祝福与希望。

范仲淹对人民有着一种爱怜与同情之心,心中总关爱着人民的冷暖。当他站在江边,看到风高浪急,在江中打鱼谋生的渔民,信手写了一首《江上渔者》的诗章。诗中写道:“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有人把这首诗理解为,是描写美食。而我则认为,是诗人对老百姓的关爱,对出没江中打鱼人生命安危的担忧。

虽然范仲淹在镇江担任知府时间不长,仅一年多,但他却做了许多好事实事。在甘露寺,他看到里面的唐代李德裕纪念馆既小且又破旧,便实时地把李德裕纪念馆迁出并扩大,专门将《唐书》中的《李德裕传》篆刻于纪念馆内传于后人。他十分欣赏这位晚唐时期的名相,赞颂李德裕为“才大名高”的政治家,还为李德裕的《述梦诗》作序。在镇江,范仲淹乐为老百姓做好事,大办教育事业,救助民众“施济于民”。

最让老百姓称颂的是在关河上建筑桥梁,方便两岸百姓交往。当时,范仲淹看到关河阻隔两岸百姓来往交流,就积极筹建,建筑桥梁。关河上建筑的桥是座石拱桥,据有关资料记载,桥长约45米。桥梁建成后,老百姓十分高兴,起名为“清风桥”。石桥埋于地下,是镇江的地下文化遗产。早几年,我在梦溪园巷与一位陈姓80多岁的老者谈起关河一事。他说,他小时候,关河里的河水十分清澈。直到1958年“大跃进”时期,镇江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城市改造,人口逐渐增多,道路和房屋逐渐扩建,以至于河道填埋,山坡铲平。当年的关河已成为道路和房屋,即便是今天有的地方仍可看出是河流填埋的结果。梦溪园巷,梳儿巷,地势较低仍留有河流的痕迹。

对于做了许多好事实事的范仲淹,镇江老百姓十分感激,后来就将“清风桥”名改为“范公桥”,以此纪念。在镇江有副很有名气的对联,广为传诵。上联曰:石婆婆磨刀劈竹竿,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研究学者喻世华考证,苏轼曾15次到过润州(镇江古称),描写润州的诗词有上百首,沿江的三山、津渡、城中的南山,都在苏轼的笔下生辉。他还有购屋隐居镇江云台山读书的想法,并传有在南山建过苏公竹院。

苏轼,字子由。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北宋时期官员、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嘉祐二年(1057年),登进士第,授秘书省校书郎、商州军事推官。宋神宗时,因反对王安石变法,出为河南留守推官。此后历职地方。宋哲宗即位后,入朝为右司谏、御史中丞、尚书右丞、门下侍郎等职,位列执政。哲宗亲政后,因上书谏事而被贬知汝州。宰相蔡京掌权时,再降朝请大夫,以太中大夫致仕。著有《栾城集》等。苏辙兄弟情感深厚,苏轼曾说“嗟予寡兄弟,四海一子由”,苏辙则说“手足之爱,平生一人”。两人曾携手镇江,以诗唱和,浏览名胜。苏辙写过《和子瞻金山》《和子瞻焦山》等多首与镇江山水有关的诗文。

在镇江,以桥、路命名的并不多见,用范公桥的桥名来纪念范仲淹,可见范仲淹在镇江老百姓心目中的地位。近千年来,范公桥的桥名一直沿用至今,多少王朝的更迭都没有变更。现如今,关河消失桥梁拆除,人们仍不忘那座范公桥。1989年9月,由镇江市建设委员会专门树立了范公桥遗址的石碑,让人记住这一桥址,记住范仲淹在镇江所作的好事。